

三洞羣仙錄卷之六

蓮六

正一道士陳葆光撰集

王器自滿陶穀履空

高道傳道士王延字子元師華山雲臺觀
焦曠真人授三洞秘訣真經後周武帝欽

向乃遣使召之焦真人謂曰道教陵夷久
失秘授汝可力闡無令不振吾自此逝矣

師至都久之得請還觀復詔增修以居之

然山石無土致之極勞因虛默禱天忽踊

土出於觀側取多而不竭常苦乏油又置

一器經夕自滿久而有餘

晉逸史陶潛少有高趣任真自得宅邊有

五株柳故嘗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曰先

生不知何許人亦不詳姓字宅邊有五柳

因以為號焉閑靜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

不求其解每有會意欣然忘食性嗜酒而

家貧不能常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招

之造飲必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

情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草屨屨

空晏如也

宋香足兩吳符止風

高道傳道士宋元白一日越州大旱方曝

晒檄龍以祈雨久之亢陽愈甚元白謂人

曰凡所降雨須俟天符非上奏無以致於

是止於元真觀焚香上祝經夕大雨告足

越人神異之信州復旱郡將特請禱元白

遂作術以告城隍之像則須更致雨

西山記吳真君猛字世雲嘗有暴風起世

雲書符櫛屋上有青鳥嚙去須臾風止人

問其故荅曰南湖有舟過此風有二道士

呼天求救故以此符止之耳驗之果然

尊師伏虎處士秦龍

野人閑話閩州雲臺化昔者君張天師經

遊之所觀內有一道士裴浩中者不知何

許人年逾百歲多食松枝或鍊氣而已每

因握固數息冥目靜坐必有猛虎馴擾於

左右同住者亦嘗見之一旦謂門人曰余

有所往爾等好住無替修習門人固留不

住遂褰衣上峭壁若履平地如飛鳥捷猿

直上峯頂杳杳而不見之後鄉里有虎暴

者競畫尊師形像以厭之謂之伏虎尊師

尚書故實牛相國鎮襄陽久旱有處士衆

云秦龍者公請致雨處士曰江漢間無龍

獨一湫泊中有黑龍強驅必為災難制公

因命之果有大雨漂流萬戶

孝先水上德閨覽中

高道傳葛孝先人呼仙翁嘗從吳王船行

至三江口阻風船多漂沒仙翁船亦不知

所在吳王歎曰仙翁有道何不能免此乎

乃遣使求之喻宿忽見翁水上行來衣履

不濕既至頗有酒容詰其故曰昨伍子胥

強邀留飲淹屈陛下於此上忻然

天師內傳張仲常字德閨天師玄孫常應

聘至閩潛歸嘆曰吾幾落世網室中常埋

一甕每對妻子茹葷飲酒夜皆在甕中經

日不出

赤松雨師元芝水母

列仙傳云赤松子者神農時雨師也服水

玉以教神農能入火不燒往崑崙山西王

母石室中隨風雨而上下炎帝少女追之

亦得仙俱去高辛時復為雨師焉
晉逸史趙元芝一日出行遇一道士相揖
遂引入水去深夜月中行泥濘不污傍見
一物如蛇形有五色之光元芝驚異問此
何物耶道士曰此謂之水母見者神仙

洞源鳴鐘薦明閣鼓

本傳瞿相庭師事桃源黃洞源法師一日
拜辭洞源問汝辭吾將安往荅曰歸洞府
欲留之不克見相庭顏色光彩異常服短
布衣烏縵巾逡巡却行三移足忽然不見
洞源與道徒皆愕眙求之無蹤跡鳴鐘集
觀戶將大索林莽觀戶至東北林際遇一
大蛇當路而止

高道傳道士張薦明道老莊高祖召見問
道家可以治國乎對曰道者妙萬物而為
言得其極者尸居裋席之間可以治天下
高祖大其言延入內殿講道德經拜以為
師忽一日聞禁中奏時鼓曰陛下聞鼓乎
其聲一而已五聲十二律鼓無一焉然和
之者鼓也夫一萬事之本也能守一者可

以治天下高祖善之賜道玄先生後不知
所之

剪韭務光服蔡桂父

列仙傳務光者夏時人也耳長七寸好琴
服蒲韭根煎湯伐桀囚光而謀曰非吾事
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
曰強力忍垢吾不知他湯既克桀以天下
讓光曰智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
之道也吾子胡不遂之請相吾子光辭曰
廢上非義也殺人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
其利非廉也吾聞非義不食其祿無道之
世不踐其位況於尊我我不忍也遂負石
自沉藜水已而自匿後四百餘年至武丁
時復見武丁欲相之不從武丁以輿迎而
從辟不以禮遂投河浮山後遊尚父山真
誥云務光剪韭以入清冷之泉是也
又桂父者象林人時黑時白時赤時黃南
海人見而尊事之常服桂及葵以龜腦和
之千九十九斤桂父累世見之今荊州之南
尚有桂丸焉

仙流譚宜容作子主

仙傳拾遺唐譚宜開元末生墜地能言數
歲身逾六尺髭鬚風骨不與常兒同不飲
食行及奔馬後忽失所在遠近異之以為
神人鄉里立廟祀之大曆中忽還家即霞
冠羽衣真仙流也告別父母訖騰空而去
列仙傳子主者不知何處人也詣江都王
自言甯先生雇我容作二百餘年不得作
真人以為狂王問先生居止云在龍眉山
上王遣吏將上龍山巔果見甯先生毛身
廣耳披髮鼓瑟主見之叩頭吏致王命先
生曰此主是我比舍九世孫也汝勿預吾
容事吏乃下山

師文泉涌長洪雪飛

列子瓠巴鼓瑟而鳥舞魚躍鄭師文聞之
棄家從師襄遊師襄曰子之琴何如師文
曰得之矣請嘗試之於是當春而叩商弦
以召南呂涼風忽至草木成實及秋而叩
角弦以激夾鍾溫風徐回草木發榮當夏
而叩羽弦以召黃鍾霜雪交下川池暴注

當冬而叩徵弦以激蕤賓陽光熾烈堅冰立散將終而命宮以總四弦則景風翔慶雲浮甘露降醴泉湧

拾遺記靈王二十三年起昆昭之臺亦名宣昭臺高百丈昇之以望雲色時有長洪能招致犀異玉乃登臺望雲氣翕忽見二人乘雲而至鬚髮皆黃遊龍飛鳳之輦駕以青螭其衣皆縫緝毛羽也王即迎之上席時天下大旱地烈木燃一人先唱能為霜雪引氣一噴則雲起雪飛坐者皆凜然宮中池井堅冰可琢又設狐腋素衣紫羅文褥褥是西域所獻也又有一人唱能使即席為爻乃以指彈席上而暄風入室裘褥皆棄於臺下也

蕭隨弄玉積配連眉

列仙傳蕭史者秦穆公時人能致孔雀白鶴舞穆公有女字弄玉好之公以女妻之遂教弄玉作鳳鳴居數十年吹簫作鳳聲鳳來止其屋穆公作鳳臺夫婦止其上不下數年一旦皆隨鳳去故秦人為作鳳女

祠於雍宮時有蕭聲

神仙傳黑山仙人犢子者鄴人也居黑山採松子茯苓餌之已數百年時壯時老時美時醜乃知其仙人也都陽女者生而連眉耳細而長眾以為異俗皆云天人也會犢子求耦都女悅之遂留相奉時出門共牽犢耳而走莫能追之左太冲魏都賦曰昌容練色犢配連眉昌容事載別卷

張老席帽孟岐草衣

神仙傳張老楊州六合縣園吏也因妻比鄰韋怒女為妻一日乃挈妻去且曰某土居山下有小莊明且且歸他年相思可令大兄往天壇山南相訪去數年絕無消息韋念其女令男義方訪之至天壇南有崑崙奴迎拜至一甲第樓閣花木異常見一人戴遠遊冠朱履儀狀偉然細視之乃張老也引入堂內見妹且碧窓珠箔服飾之盛世所未見進饌精美留經日而別贈金二十鎰并一席帽曰兄若無錢可於楊州北郊賣藥王家取錢一十萬特以此信既

歸五六年間金盡訪王老取錢果留帽付錢乃信真神仙也

仙傳拾遺孟岐清河逸人也年七百餘歲言及周時事如在目前云曾侍周公升壇以手摩周公之足而周公以玉笏一枝與之岐常執之今已銳矣每切桂葉而食漢武帝好神仙遂披草衣而來帝異之驪母剋木槎客支機

廣記李荃往嵩山石室中得黃帝陰符經

本未曉其義理因往驪山於路傍見火起燒木有一老姥曰火生於木禍發必克荃聞之大驚曰此黃帝陰符之秘文姥何得而言之姥曰吾受經已三元六周甲子矣荃於是拜請與義姥曰吾受此符名列仙籍而後可語至道之妙夫陰符者上清所秘玄臺所尊理國則太平理身則得道非奇人不可妄傳泄天機者沉乎三劫可不戒哉

博物志客有居河濱者年年八月十五日浮槎來過至不失期客陰異之乃多齎糧

乘槎去任其所之忽至一城郭處望見織婦因問不答但取支機小石與之曰可將此蜀中問嚴君平客還問君平君平曰去年七月七日客星犯牛女即是汝矣芝耕雲卧松餐澗飲

仙傳拾遺吳筠自號洞陽子年十五篤志於道善屬文攻楷隸舉進士三教九流靡不周覽隱居南陽倚帝山芝耕雲卧聲利不入

高道傳道士王延字子元九歲好道師正懿先生陳寶熾至十八受業於樓觀與真人李順興相友善未幾訪華山雲臺觀復師焦曠真人授三洞秘訣真經唯松餐澗飲以希真理

司命寶壽老父神枕

仙傳拾遺司命君者常在於民門與御史康元瓌幼小同學嘗贈元瓌一飲器如玉非玉不言其名自此敘別不復再見一旦有商胡詣東都所居謁元瓌曰宅中有奇寶之氣願得一見元瓌以他物示之皆非

也乃出司命所與器商胡見頓首曰此天帝流華寶爵耳致於日中則白氣連天承以玉梓則紅光照室此器太上鎮中華之寶亦不久留於人間即當飛去得此寶者受福七世元瓌以玉梓承之夜現紅光滿室

神仙傳云太上老父者失其姓名漢孝武帝東巡狩見老父鋤於道頭上白光怪而問之老父答曰臣年八十五垂死有道者教臣服水飲水并神枕之中有三十二藥物二十四件應二十四氣其八毒藥應其八風今臣之年轉火此之故也

巖青夜行國珍書寢神仙傳巖青會稽人也居貧常於山中作炭忽有一人與青語臨別授以一書曰汝骨相應得道并教以服石腦法青自得神書之後常覺有數十人侍從時都督達青夜行因叱從兵錄之青亦叱其從神錄之都督與從者皆不得去明旦行人曰此必是巖公也家人往叩頭謝過乃放還歸

高道傳巨法師名國珍好神仙學名利兩忘喜怒俱遣食蔬衣弊所守彌篤忽感疾人勉之以藥曰道勝則疾除何慮之有其自信之如此一日晝寢門人忽聞車馬往來有頃瓦屋皆震師遂化去

洞府天倉靈壇石廩神仙感遇傳河東薛達為綿州刺史夢入洞府肴饌甚多有人謂曰此天倉也既覺即使道士孫靈諷與親吏訪焉至州界昌明縣有洞曰天倉者師乃入洞見石牀羅列飲食名品極多食之味皆甘香飲膏歸以奉薛及出洞門形狀宛然皆化為石矣

湘川記朱陵之靈壇太虛之寶洞當翼軫之宿度應璣衡故曰衡山山有五峯而石廩預其一焉山多詞人樵夫舟子往往能詩嘗有廣州從事舟行聞人諷詠云野鶴灘西一棹孤月光遙接洞庭湖堪憎回鷹峯前過望斷家山一字無

寡言石室靈府草堂

高道傳道士陳寡言隱玉霄峯以琴酒吟

詩放情自任未嘗加飾其山居詩云醉卧
茅堂不閉關覺來滿目見青山松花落處
宿猿在窠鹿羣羣林際還又曰照水冰作
鑑掃雪玉爲塵何須問今古便是上皇人
將尸解謂弟子曰當感我以青布囊於石
室中慎勿土木爲也臨終以詩示其徒云
我本無形暫有形偶來人世逐管營輪回
債負都還了搔首索然歸上清

又徐道士名靈府號默希子居天台雲蓋
峯建草堂以居之日以修鍊自樂嘗作詩
云寂寂凝神太極初無心應物降雲興性
修自性非求得欲識真精只是渠又曰學
道全真在此生迷途待死更求生今生不
了無生理縱得生知何處生會昌初武宗
詔浙東廉使以起之辭不復出見廉使獻
言志詩曰野性歌三樂皇恩出九重傳來
紫宸命遣下白雲峯多愧書傳鶴深慚紙
畫籠將何佐明主甘老在巖松廉使表以
衰稿免命由此絕粒久疑寂而化
劉寬府帥有亢負郎

真誥劉寬字文饒後漢人今在洞中作童
初府帥正侯主始學道者

陳無已傳贊亢世莫知年與其鄉里仕石
晉爲郎章聖皇帝東封有布衣巾裹謁於
道左稱晉水部員外郎賀亢帝知其仙者
夜閱榜子得之大驚使求之不獲每與莊
獻皇后言之以爲恨天聖中賀使其弟子
喻澄詣闕獻金銀銅道像直數十萬后怪
之召問澄澄以師對問師曰賀也后亦大
驚問今安在可得見耶澄曰在淮南使臣
有獻固願見也后喜過望遣使隨澄求之
淮南與俱來后爲幸鴻福寺見之其言皆
人所難切於時者后不樂罷之

何充仙品丁義神方

真誥何充盧江瀟人也累遷尚書世業奉
教多施惠立功德永和二年尸解受化南
宮升居仙品以其多施惠故也

西山記吳真君名猛字世雲七歲有孝行
夏不驅蚊蚋懼其去已而噬親也年四十
邑人丁義授以神方復師南海太守鮑觀

得其秘法黃龍中嘗天降白雲符遂以道
術盛行於吳晉之間矣

湘媪丹篆郭公青囊

女仙傳唐貞元中湘潭有一媪不云姓氏
但稱湘媪常易止人舍十有餘年每以丹
篆字救疾閭里莫不應驗媪鬢髮如雲肌
潔如雪策杖曳履日可數百里忽有道士
與媪相遇甚相慰悅或詰道士道士曰此
劉綱真君之妻樊夫人也方知媪即樊夫
人矣

神仙傳晉郭璞好經術博學有高才而訥
於言論詞賦爲中興之冠好古之奇尤妙
於陰陽有郭公者客居河東精於卜筮璞
從之受公以青囊中書九卷與之由是五
行天文卜筮之術禳災轉福通致無方雖
京房管輅不能過也璞門人趙戴嘗竊書
囊書未及讀而爲火所焚

子春膏肓遊品痼疾

幽怪錄杜子春落魄貨產蕩盡有一老人
與錢三百萬不告姓名而去旬歲稍盡去

馬而驢去驢而徒老人又與錢千萬數年
後貧過昔日老人又與錢三千萬曰此而
不瘥貧在膏肓矣

唐史隱逸田遊巖京兆三原人初補大學
生其母及妻子並有方外志後入箕山就
許由廟東築室而居自稱許由東鄰調露
中高宗幸嵩山遣中書侍郎薛元超就問
其母遊嵩山衣田冠出拜帝令左右扶止
之謂先生養道山中皆得佳否遊巖曰臣
泉石膏肓煙霞痼疾既逢聖代幸得遺逸
帝曰朕今得卿何異漢獲四皓乎薛元起
曰漢高祖欲廢嫡立庶黃綺方來豈如陛
下崇重隱淪親問巖穴帝甚歡

王質爛柯徐甲枯骨

王氏神仙傳王質東陽人時入山伐木偶
於石室中見數童子下碁質坐斧柯上觀
之童子將棗與質食之无飢渴童子下碁
未終一童子曰子可去來已久矣質起視
斧柯已爛矣還家親戚無有存者後入山
昇天今衢州有爛柯山

神仙傳老子西度關關令尹喜知其非常
人從之問道時有客徐甲約日雇百錢計
欠甲七百二十萬錢甲見老子出關遠行
索債不可得作辭詣關令以訟老子喜得
辭大驚乃見老子老子問甲曰汝久應死

吾昔借汝為吾官卑家貧無有使役故以
太女生符與汝所以至今日汝何以言吾
乃使甲張口嚮地而太玄符立出於地丹
書文字如新甲成一聚枯骨矣

仲節學道觀子奉師

真誥有學道者平仲節河中人渡江入括
蒼山受師宋君存心鏡之道具有神行洞
房事如此積四十五年精思身形更少體
有真氣今年五月一日黃老遣迎即日乘
雲駕龍白日昇天今在滄浪雲臺

又黃觀子自少好學道而家中奉師朝朝
拜禮願乞長生如此積四十九年太上真
人以一百四十事試之皆過遂與之金丹
而入焦山誦大洞經今補仙官為太極右
卿有志者也非師所能致是其寸心定耳

園客薨爾巴邛益橘

仙傳拾遺園客者濟陰人也姿貌端美而
良邑人以女妻之客終不取常種五色香
草積數十年服食一旦有五色蛾止其香
木客衣而薦之以布生花蠶馬至蠶時有
女夜半至自稱客妻道蠶狀客與俱往得
一百二十頭爾皆如甕大繅一繅六十日
乃盡訖則俱去矣莫知所之濟陰人祠華
蠶設祠室也

真怪錄巴邛人不知姓家有橘園因霜後
盡收餘有二大橘如三四斗益巴人異之
剖開每橘有二老叟鬚眉皓然相對象戲
亦不驚怖一叟曰恨不得深根固蒂以盡
基中之樂一叟曰君輸我海龍王第七女
髮十兩智瓊額黃十二枚紫綃帔一副絳
臺山霞寶散二度瀛洲玉塵九斛阿母療
髓凝酒四勝阿母女熊飛娘躋虛龍鑄襪
八綉後日於王先生青城草堂還我耳一
叟曰橘中之樂不減商山一叟曰僕飢虛
矣即於袖中取龍根脯食之如一草根方

圓徑寸形狀宛轉如龍毫釐固不周悉因
削食之隨削復滿食訖以水喫之化爲一
龍二叟共乘之足下泄泄雲起須臾風雨
晦冥不知所往

金城絳闕清都紫微

逸史有崔生者於青城山下洞見金城絳
闕仙翁羽衣霞帔留生酒食以女妻之取
青囊藥兩粒令服之每朔望乘鶴上朝藥
官歲餘請歸得隱形符乃潛遊宮禁竊錦
線上令羅公遠作法照之殿後果有崔生
上令笞死公遠曰此人已居上界殺之非
國家福上遣兵仗送至青城山洞口果見
金城絳闕生妻擲一領巾化爲五色絳橋
令生渡橋隨步隨滅須臾雲霧四合但聞
鸞鶴笙歌之聲

列子周穆王遊化人之宮化人之宮構以
金銀絡以珠玉出雲雨之上而不知下之
據望之若屯雲馬耳目所觀聽鼻口所納
嘗皆非人間之有王實以爲清都紫微鈞
天廣樂帝之所居王俯而視之其宮榭若

累塊積蘇焉

希夷餌柏守微茹芝

唐史屬辭王希夷隱嵩山餌松柏雜葉年
七十餘筋力柔強明皇東巡詔見行在訪
以政事與語甚悅

高道傳道士李守微不知何許人常遊蜀
談論多滑稽不拘小節人常輕侮之忽謂
人曰余將遊五嶽諸山今往矣或問求利
術則曰浮生瞬息間盡尋真訪道脫灑塵
網至若脫氣鍊丹茹之絕粒皆有益也何
區區於利術哉遂遁去嘗與祠部韓岷友
善岷贈詩云一定童顏老歲華貧寒遊歷
貴人家鍊成正氣功雖大忘却元神道更
差焉曳鶴毛乾毳杖攜龍甲瘦查牙如
何舊隱不歸去落盡蟠桃幾番花

伯玉娶婦薊子還兒

三洞珠囊褚伯玉字元璩吳郡錢塘人父
爲取婦入前門問伯玉從後門而出往刻
居瀑布山修道又嘗遊南嶽路入閩中飛
湍赴險伯玉舟航逼晚泊涯際而衝颺

夕震山洪暴起激船於萬仞之上傾墜絕
崖徒侶在前判其冰碎緣岨尋求已見伯
玉怡然自若後至霍山鍊氣餐霞積年絕
粒也

神仙傳薊子訓齊人舉孝廉除郎中又爲

都尉年二百餘顏色不老曾求抱鄰舍嬰
兒誤墮地死家妻尊子訓即埋之二十
餘日子訓自外來抱兒還之家恐是鬼掘
視所埋但泥而已
居士芒屨道者麻衣

仙傳拾遺朱桃椎者成都人隱於郭外結
草爲廬或伴狂放誕或終日不言益州牧
竇軌辟之爲掾不就遣以衣服棄而逃去
每織芒屨致於路側行者見之爲留未置
於本處桃椎夕而取之人謂之居士屨

冷齋夜話有史宗者號麻衣道者坐廣陵
白土埭江都檀祇與語多無畔岸素紙賦
詩曰有欲苦不足無欲即無憂未若清虛
者帶索被玄裘浮游一州間況若不繫舟
要當滅塵慮棲息老山丘檀祇與之陶淵

明記曰白土埭逢三異比丘其一也有狂道士借海鹽令所畜小兒登小山山有屋數椽道人三四輩相勞苦其言小兒一不能解但得食一既如飴又有問道士曰請者何時竟答曰在徐州江北廣陵白土埭計其謫行當竟矣仍作書授小兒曰為達之繫小兒衣帶上今還海鹽令喜問曰衣中何有曰書疏耳又呼問小兒至何處小兒曰為前道士捉杖飄然去但聞足下波浪聲至一山中山中人寄書與白土埭上即引衣帶示令一不能脫小兒歸詣史宗宗驚曰汝乃蓬萊山中來耶

三洞羣仙錄卷之六

三洞羣仙錄卷之七

正一道士陳葆光撰集 延七

保言冥吏曼卿鬼仙

北夢瑣言道士秦保言勤於焚修嘗白南嶽真君云上真何以須紙錢為有所未諭

既而夜夢真君曰紙錢即冥吏所藉我又何須由是獄中益信之

樵遣西蜀崔存訪道尋直於玉屋西峯見

石延年曼卿蘇欽子美二人對坐隔一

小溪存再拜曰存脫囊利祿以求大道固

有日矣今幸遇二仙於此溪水視之淺而

測之深不得立侍左右何也又問學士已

作鬼仙乎蘇曰妄也純陽即仙純陰即鬼

既為仙又為鬼乎二仙乃命青童取牋管

作詩以授存存得詩俄見一羣鳥嶠一書

置二仙前蘇曰瀛洲君吾二人乃飛踰

山頂而去

章令飛翠小直擢遷

列仙傳主柱于不知何許人一日上宕山云此山有丹砂可得數百斤邑令章公聞

之即時封山而丹砂自流出知火主柱于取丹砂與邑令餌之章既餌砂不五年身輕能飛舉遂與柱于俱飛去

廣記章小真母許氏守孀事舅姑以孝聞惟有此女十二歲聰慧無病而卒未殮復

活云初聞君章小真昇天見天上人皆衣錦綉引小真見韓司命君曰汝九世祖有

功於國近擢為地下主者今遷地仙之品

汝母有孝道已遷仙階而汝三世已生天

小真自後奉道至長慶年上昇

郭親負擔黃齋稅船

真誥郭親少孤依栖無所隨鄭先生負擔經七年勤謹無懈怠先生憫其勞苦遂授以導引法壽至三百歲復遇赤松子授道法今在大有洞中為真人

廣記黃齋者蜀之偏將也常好道行陰功有歲年矣於朝天嶺遇一老人顏色嬰孺

肌膚如玉與之語曰子既好道五年之後

當有大厄吾必相救勉思陰德無退前志

其後牽下峽舟船覆溺至灘上如有相拯